

父亲的菊花酒

彭晔

院角那丛菊花到底还是开了。金黄色的花瓣细细密密的，在清瘦的秋阳里团成一个个暖和的圆。父亲背着手立在花前，看了许久，才转身去取竹篮。这是重阳前必有的仪式，年年如此。

他的动作总是慢的。那双布满老茧的手，在花丛间却格外灵

巧。指尖轻轻托住花托，另一只手指甲掐断花梗，动作轻得像在给婴儿理鬓发。有些将开未开的，他便留着，“让它们再晒晒太阳”，他说。摘下的花要摊在竹筛里，搁在朝南的窗台上晾。秋风穿堂而过，带走最后的水汽，只留下满屋清冽的苦香。

酿酒的日子选在重阳前三天。父亲说，这时的秋气最正，酿出的酒才醇厚。玻璃瓶是用开水烫过又晾干的，在晨光里泛着清亮的光。他把晾好的菊花一层层铺进去，偶尔停下来调整花的位置，让每一朵都能舒展开。金黄的菊花衬着透明的玻璃，像把整个秋天都装了进去。接着是米酒。不是市面上的高度酒，而是乡下亲戚送来的糯米酒，温润如玉。酒液缓缓注入，花瓣在瓶中轻轻旋转、浮沉，像是秋日最后的舞蹈。父亲会凑近瓶口闻一闻，眯起眼睛，那神情像

是在听一首古老的曲子。最后放进几粒冰糖，说是要调和菊的苦、酒的烈。“过日子也是这样”，他边盖瓶盖边说，“总要调和些甜味。”

封好的酒瓶被安置在书房最安静的角落。往后的日子，父亲每天都会去看它一眼。起初花瓣还浮在面上，渐渐沉下去，颜色由金黄转为琥珀，最后沉淀成温厚的赭石色。酒液也从清亮变得稠厚，像是储存了阳光。这个过程要整整一个秋天，急不得的。

开坛总是在第一场霜降之后。父亲小心地旋开瓶盖，那股积蓄了整个秋天的香气便弥漫开来——不只是菊香，还有米酒的醇厚，冰糖的清甜，融合成一种让人安心的味道。他用祖传的锡壶，先把酒温上。温酒的时候，壶嘴会冒出细细的白气，在清冷的空气里袅袅地散开。

第一杯总是敬天地。父亲端着

酒杯在院中站一会儿，轻轻洒在菊根旁。第二杯才给我们。酒是温热的，入口清甜，接着菊花的微苦在舌尖泛起，最后是米酒的回甘。三种滋味次第展开，像在品尝一个完整的秋天。

这些年我才慢慢明白，父亲酿的不止是酒。他把对时令的敬畏、对自然的理解、对生活的耐心，都酿进了这瓶酒里。在什么都讲究快的年代，他固执地慢着，用三个月等一壶酒，用一辈子守一种活法。如今我也学会了在秋天酿酒，却总酿不出父亲的味道。或许差的不是手艺，是那在岁月里沉淀下来的心境。

又到重阳。我学着父亲的样子温酒，酒香升起时，忽然懂得：原来他酿的，是让匆忙的人生停下来小憩的一个理由。菊花年年会开，酒可以年年再酿，而有些东西，一旦封存在时光里，就成了永远的琥珀。



重阳糕韵绕菊篱

魏世通

当梧桐叶开始泛黄，天光渐渐清透，重阳便伴着桂子的香气悄然而至。这个时节，总让人想起那些与重阳糕有关的记忆。那香甜的气息，总是不知不觉就绕过了篱边的秋菊，在时光里晕染开一幅静谧的画卷。

重阳糕在各地有不同的叫法，花糕、菊糕、发糕，都是它。我记忆里的重阳糕，总是方方正正的，一层叠着一层，像老屋的台阶。也有圆如满月的，寓意团圆美满。糕面上总要缀些红绿丝、枣子、栗子，红的鲜艳，绿的青翠，黄的明亮，煞是好看。母亲说，这些点缀不只是为了好看，红枣寓意早生贵子，栗子象征利子添孙，每样果料都藏着吉祥话。

刚出笼的重阳糕，热气腾腾的，带着糯米的清香。用手指轻轻一按，软软地陷下去，又慢慢弹回来。趁热咬一口，甜糯适中，那些果料的香气在唇齿间散开，像是把整个秋天都含在了嘴里。这

味道里，有阳光晒过的新米香，有秋露浸润的枣子甜，更有岁月沉淀的温情。

重阳吃糕的习俗古已有之。汉代时，人们重阳登高避灾，后因“糕”与“高”同音，便以吃糕代替登高，取步步高升之意。这习俗穿越千年，至今仍在寻常巷陌里延续着。记得小时候，每到重阳前几日，祖母就要开始张罗做糕。她总说，糕要做得松软，老人孩子才咬得动；糖要放得适量，太甜了腻，太淡了无味。那些年看她磨米、筛粉、点缀果料，每一个步骤都做得一丝不苟，仿佛不是在制作吃食，而是在完成一个古老的仪式。

重阳糕更是人情往来的纽带。左邻右舍总会互相赠送新做的糕，你家送我一块，我家回你一方。这来来往往间，情谊就像那糕上的米粉，黏黏的，扯不断。有一年重阳，邻居李奶奶送来自家做的花糕，上面特意多放了几颗红枣，说是给我补气血。那时不懂，现在想来，那一块小小的糕里，盛满的是邻里间最朴素的关怀。

如今住在城里，很难再见到那样的场景了。但每到重阳，母亲还是会买来重阳糕，有时是传统的样式，有时是西点店改良的版本。她总说，吃了重阳糕，这一年才算圆满。其实我知道，她守着的不是一块糕，而是一份念想。就像那些漂泊在外的游子，重阳时节最想念的，未必是糕的



滋味，而是当年一家人围坐分糕的温馨。

去年重阳，我给远方的朋友寄去一盒重阳糕。她在电话里说，吃着糕，看着窗外盛放的菊花，忽然就明白了什么叫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。原来，一块小小的糕，可以跨越千山万水，把两个人的心连在一起。这大概就是传统文化最动人的地方——它让相隔再远的人，也能在同一个日子里，感受相同的情感，品味相同的滋味。

重阳糕的韵味，就在这一代代的传承中愈醇厚。它不张扬、不浓烈，就像秋日里淡淡的菊香，需要静心才能体会。当我们放慢脚步，在重阳这天细细品尝一块糕，静静欣赏一篱菊，便会发现，那些看似遥远的传统，其实一直活在我们的生活里。它们以最朴素的方式，告诉我们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。

暮色四合时，重阳糕的香气还在空气中若有若无地飘着。篱边的菊花在夕阳的余晖里投下长长的影子，几只晚归的麻雀在枝头跳跃。这样的画面，年复一年地在重阳这天上演，平凡，却让人心安。

重阳秋景入词章

——篆刻在时令骨节上的金箔图腾

郑显发

九重天借枫火淬炼印章
铃盖在群山的额际
那些被霜色浸透的脉络
原是陶公遗落的菊花笺
随风簌簌铺满登高的石阶

雁阵将天空裁成宣纸
用羽翅蘸取松墨
写狂草的人站在云巅
把茱萸的暗语钉进斜阳
任寒蝉把暮云纺成琴弦

采药翁的背篓里
熟睡着三斛陈年月光
当他披开茱萸寻找茯苓
整个重阳便从竹篾缝隙
溢出橘络般的暖香

莫道西风削瘦了涧水
看银杏将金甲赠予苔岩
陶罐中沸腾的菊花酒
正用咕嘟声韵脚
炖煮漫山斑斓的辞章

待到樵夫砍完半阙晚霞
所有蛰伏在陶渊明诗句里的秋光
都将在炊烟中列队
化作雁翎托起的月光笺
直向初雪抵达的渡口远航